舖行違悞干我自應寬容即違悞上司量行責戒足矣罰則歛舖行之怨且恐非上司之心也

吏胥查點不到勿槩罰

[illegible]接詔接上司之類不得不查點然一槩加罰則示人以私而人反畔之公案人共[illegible]非[illegible]

[illegible]公案傳

郭推官究猴報主

建寧府花子陳野弄猴抄化積銀四兩在水西徐元店內秤有轎夫徐起瞧見跟至水西尾僻處將陳花子打死丟屍于山徑樹叢中猴逃于山起

新刻精纂仕途懸鏡卷之八

豫章王世茂爾培甫纂輯

華陽蔣時機道化甫較訂

法家要覽

宗服歌

五服多繁人不識　我今摘備相關律
期年杖服親之途　伯叔父母兄弟侄
大功九月堂兄弟　小功五月爲堂侄
從祖伯叔祖父母　同堂伯叔父母及
再從兄弟并姪孫　母之兄弟姊妹集

搜銀回訖並無人見越二日龐軍門陞官過建寧城內大小文武官員轎四十余乘絡繹往水西去迎時有推官郭子章者號青螺江西泰和人辛未進士居官清正才高識敏屢辨疑獄案無積牘人有頌言凡異府大訟皆願批郭爺刑廳至則剖決公明無不心服故建寧屬下皆稱爲郭白日此時亦往水西去在前轎過者有三十余乘後來者又有十余乘忽一猴從山而下四顧瞻視見郭轎到即扯住轎槓侍從以荊條打之死挾不放郭曰汝有甚事乎我令二公差跟你去猴即放轎上山二公差

緦麻三月服雖輕　同族曾祖父母尊
族伯叔祖父母輩　同族叔伯父母親
族兄弟連再從侄　堂侄孫同親外孫
以上宗族姑姊妹　在堂服同男子行
但曾出嫁降一等　嫁出歸宗仍舊情
兩姨姑舅表兄弟　女婿妻之父母姻
尊編尊卑照服斷　後續之親律有文
父母子孫繼父子　妻妾犯夫之宗親
尊長歐卑之婦妾　弟妹毆夫妻妾名
外祖父母子孫婦　各有正條服有憑

六贓課法　掌六

竊不起于子　監守起于寅
常枉起于丑　坐贓起于申

六贓歌

監守自盜贓
一貫以下杖八十　貫上二貫五加等
二十五貫止三流　四十貫滿刑富省

常人盜贓枉法歌
一貫以下杖七十　貫上五貫加等通
五十五貫三流止　八十貫絞枉法同

跟去見一死屍回報曰此猴引至山路邊樹叢中有人謀死一屍身郭曰果有此冤事也猴又來到郭密囑二公差曰汝二人在此借一小幔轎將猴鎖住置轎中密抬入我私衙去喂養勿使外人知之亦勿說出見死屍事汝若漏泄各打三十板二人領命去訖人並不知猴吉死屍及猴已藏入衙矣及郭公到水西尾練氏夫人祠中坐定同僚問曰頃山猴挾公轎損直怪異哉此主何吉凶也郭公咲曰畜生窮則依人此必爲山中狼虎所逐故走入人羣中此何則異亦何關吉凶只是衙中有一異

竊盜贓不枉法贓

一貫以下杖六十　貫上十貫加等決

百三十貫止三流　不枉法贓同此訣

坐贓

一貫以下笞二十　貫上十貫加等乎

一百貫加徒一等　五百貫止五等徒

收贖歌

笞刑每十六百貫　筭至杖滿該六貫

初入徒流六貫加　以后每等均折半

四十二貫死刑終　包徒包杖推不亂

婦人納鈔歌

笞自一百五十貫　次加一百後百半

八杖千四五十科　至滿每加二百斷

錢折七十銀一錢　照等遞加容易筭

納米歌

每笞米五斗　每杖米一石

徒流及死刑　加五加十筭

二死三流同一加　贖罪之法更無差

遷徙歌

遷徙原來千里外　笞杖不同途

物。日前見一把舊交椅。積有灰塵。我用雞毛箒柄去打塵椅。忽言曰。勿打我。但問甚事。我能言之。我問之曰。我當做到甚麼官。止椅曰。官至禮部侍郎。食尚書俸。我又問曰。我某年死。椅不答。又打之。椅曰。我言福不言禍。言生不言死。言人善不言人惡。我又問曰。我子幾何。椅曰。五子三登科。此物眞奇怪也。同僚嗟曰。此事我不信。但出自老先生口。似乎可信。郭曰。諸公不信乎。今日接軍門明日回後日十二請在堂上與衆試之。隨問好事無不應答。只不言人惡也。此時衆官多不信。而各衙手下人無不

令擬比流爲減半　却准二年徒
誣告上徒不加杖　誥須減杖不疎徒
情重律輕添此制　不入五刑圖

誣告折杖歌

誣告折杖有兩岐　輕實重虛之
以杖配徒加倍念　除實坐虛宜
三流通計二百四　餘罪贖應知
近流誣遠休通計　半年二十施

故出入人罪歌

出入折杖法偏殊　刑級要當拘
徒出徒者雖抵坐　應知餘罪無
流入流者休通計　誣告即相如
出五入三因失空　餘歸增減途

雜犯歌

雜犯死罪律中稀　摘與人間學者知
內府盜財并承運　監收滿貫借封皮
以上四條皆斬罪　還有七絞後相隨
枉法常人盜滿貫　軍官犯罪不參提
塚陷開棺衝入杖　遞軍妻女出京畿
仗內訴冤若不實　俱該擬絞莫多疑

傳揚。須臾聞水西一衙建城民盡知郭爺衙舊椅能報善事矣至十三日有好事者。聯羣結黨入府衙看椅言人聲鬧問于私衙郭公囑家僮曰少頃百姓來看打椅若見人塡滿府堂可密放此猴在我身傍來郭即升堂請太府來同看即令手下擡一

例分之外十六字

加

加者數滿乃坐。謂如竊盜贓一貫杖六十至十貫力加至杖七十不及者不加也又如笞滿加杖杖滿加徒徒滿加流流滿加絞本條無加入死者不得加入于死罪止流三千里之類

減

減者從輕之法謂如律不言皆爲從者減失覺察者減失出入人罪者減無祿人者又如斬絞各減一等減至流也三流各減一等減至徒也故曰二

舊破椅出來由是人傳人近傳遠無不來看須臾人滿府堂猴在身傍矣手下打椅幾破終無言郭曰椅言矣諸公問否太府咲曰實未問一堂莫不哄問郭曰椅明有言謂今日不言福事堂下有一冤事要言諸公何咲也即令閉了府門與太府言曰

死三流同爲一減之類

計

計者與併言有間謂如各律有稱計贓者乃計其所得之數科罪不併贓也計所枉徵財物之類

通

通者總計一罪也謂如通計前罪先後併擬貼徒貼杖也通減二等誥減一等遇例又減一等也通考者續九年而考也通姦者縱容私合姦夫之類

聽

聽者由其自欲謂如犯流父子欲隨者聽妻妾犯

前日挾我轎者此猴。今日何故亦在此。莫非此即冤事乎。令皂隸置猴肩上。于堂上下左右廊。周行一匝。猴只四顧審視。至大門邊。一人低腰俯首。躲在人叢後。猴見一跳過去。將其人亂抓。皂隸即扭此人上堂。衆皆相顧駭異。不知猴抓此人何故。其人

姦。願留者聽之類。

依

依者。欲附諸條謂如造魘魅殺人。各依本殺法。依常人一體充賞。依已徒而又犯徒。自依殺尊長。盡幼本律。依老疾論。依幼小論之類。

從

從者。歸一科罪之意。謂如一罪俱發。從一科斷。從重論。從夫嫁賣。從新拘役。從本色發落。從尊長遣言之類

並

嚇得面色蒼黃。郭公曰。汝何謀人于水西山路。且供出謀得銀若干。及報姓名來。其人心道郭公如神。知此情難隱。只得供曰。小人是轎夫涂起。所謀得花子陳野銀四兩。郭公曰。四兩銀少。何害人一命。必不止此。涂起曰。客店徐元可証。時元亦在堂下

並者。指數事均得本罪。謂如臨軍征討。行糧違限。不完臨敵缺乏。承調不進。兵策應。及承差告報軍期違限。因而失悞軍機者。並斬之類

餘

餘者。事後之意。謂如餘罪后發。餘皆微之。餘皆勿論。餘人餘罪。收贖別言。餘罪餘爲從論之類

遞

遞者。如平地登梯之意。謂如官司失出人罪。吏減犯人一等。首領減吏一等。位貳減首領一等。正官減佐貳一等。是曰遞減。又如卑幼于尊長墳墓內

即捉來問郭公曰汝與涂起同謀乎元曰陳花子在我店內稱只是銀四兩是涂起所謀我並不知涂起曰銀數他知謀殺委與他無干郭公發打涂起三十問成抵命收重監當日看審此獄者何止萬人莫不交口稱讚曰郭公真白日也洞照幽冥化

熏狐狸燒死者緦麻加凡一等小功加二等大功加三等期親加四等是曰遞加之類

重

重者諸罪之魁謂如余罪后發重者更論之又如犯罪已發又犯罪從重科斷以重論因首重罪免其重罪本應重罪之類

但

但者不分事之大小物之多寡是也謂如雖吝已行而但得財者皆斬子孫告父祖但誣者絞男女婚姻但曾受聘亦是之類

乎物類矣猴見打了涂起收入監去亦知來拜謝人盡異之拜後又叫號不已郭公曰莫非爲爾主未葬乎即令公差同猴去葬之葬訖猴在墳上衰嘅跳躍而死公差將猴附葬其傍歸報郭公郭公追出涂起贓銀四兩令人立義猴亭于其上後人題

亦

亦者攙承上文之意謂如人在徒年老疾亦如老疾論亦總徒不得過四年亦各依上減罪亦各依數決之無賦役者亦杖八十亦准罪人自首收贖原免法之類

稱

稱者稱律所載之文也謂如稱子者男女同稱祖者曾高同稱孫者曾玄同稱道士女冠僧尼同稱日以百刻稱監臨者但有事在手稱嫡繼慈慶母親母同之類

詩于亭曰曾聞昔日孫供奉今日城西有義猴畜物也能知報主愧殺辜恩負義流又有詩讚郭公曰紛紛車乘出城西獨向公前訴慘悽豈是義猴無慧識知公素德遍羣黎按猴知來報告已是郭公素行動于神明格于物類其後故以打倚子捕得

同

同者一體科罪也謂如各條有與同罪者則同得其罪充軍遷徙亦同得也惟至死者減一等之類

律難引用

一如兩人相毆各成篤廢等疾事發到官雖問毆罪

大誥後仍引擬名例律云某某各毆成某疾俱依犯罪時未疾而事發時疾者依疾論各依律收贖如此則律法至盡而招家不失也

一如侄有事而叔首者叔有事而侄首者俱引得

眞賊此亦未巧其巧在藏猴衙內而人不知先說椅不言人惡事故惡人敢來看此是郭公智超物類識高古今處豈負異物來報之意哉宜其有郭白日之名也

項理刑辨鳥叫奸

南京太平府董知府盛同知鍾通判同推

相容隱之人爲首如叔侄俱有事彼此許首者則引得相容隱者相告言也二者務須別之明當不可亂用致差律意

如人犯該因人連累致罪亦准罪人云何也謂罪人或自首或容隱親屬首發其連累之人亦同贖也如婦人犯徒止杖一百餘罪收贖連累之人亦得同也但在

大誥減等之後引用不得亂置于前引議之云某依因人連累以致罪某人得自首亦准罪人自首法與某各依律免罪餘可類推此法家出入罪

官項德祥。在慶元寺講鄉約。有一鳥皎身黃尾。飛立寺簷上。聲聲只叫好好好。薰太府喜曰。安上治民莫如禮。移風易俗莫如樂。今講鄉約以訓民。正禮陶樂。淑之化也。致禽鳥感乎。聲聲叫好。豈非教化之驗。瑞氣之徵乎。盛同知附愈之曰。昔虞廷奏韶而鳳儀。師曠調樂而瑞雀翔。蓋禽鳥得氣之先。故聲和而來。止覽德而丁集。今此鳥叫好。可謂化乎草木。信格豚魚矣。鍾通判亦讚之曰。昔君陳尹東周。而鵲巢魯。恭令中牟而馴野雉。皆因牧守之循良。禽鳥感德而來應。今鳥報好音。是府尊之化

例闕節。不可不知。

一如二人共竊人財。從者在逃。首者在官。稱逃者爲首。止擬從罪。後獲逃者。亦稱先枉者爲首。引擬後到之罪。

大誥減之後云。查得趙甲先因錢乙在逃。稱伊爲首。更無證佐。已依從罪問擬杖徒。若干發配。今獲錢一。稱甲爲首。鞫問是實。仍依首論。合貼杖若干。即是不必另翻一招。

一殺死無罪軍人者。家丁抵數充軍。亦于大誥之後發落之。末云。某仍盡本法。將餘丁抵數充軍。終身仍于被殺之家勾補其所殺軍人若干。此小罪過。則不抵充軍。

一律云。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依凡論。引議云。某在毆叔。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依凡手足毆人不成傷者律。其本應輕者聽從本法。引議云。其因鬬而誤殺傷人。以鬬殺論。本應輕者聽從本法。依叔毆殺侄者律。必貫引之。法最良。不必作除罪。

一如僧道師徒相毆。難竟擬于叔侄。引議之云。某僧道于其受業師與叔伯同。依毆叔者律。其師

行。而和氣翔洽也。薰太府讓曰二三大夫之德也學生何力焉。項推官大咲曰如三位老先生之言則今日唐虞之治魯龔之化也依學生愚見此乃寃抑不平之鳴決非和平之好音盛同知曰鳥聲叫好何以爲不平之鳴項推官曰諸公祇問其聲响。不洞察其哀情耳鍾通判曰老寅丈非公冶長之識鳥音何以能知鳥之哀情項推官曰此鳥雖連聲叫好然其音悽以慘詳聽之其情苦以悲以我之情度鳥之情故知叫好之中有大不好存焉此非韓朋之鶴必有精衛之魂非望帝之然則是令威

一毆徒者亦倣此。

一武官應襲瞞昧詐冒及教令者何擬。引議之云。某某俱依武官應襲戢事若將異姓外人乞養爲子詐冒承襲者某乞養子者律其他人教令者某當該官司知而聽行者各與某人同罪。

一不可串引母分子名色

一如官吏給由隱漏官私過名何擬。引議之云某將某罪報作某罪依官吏給由報堂罪爲輕罪坐以所剩之罪杖若干徒若干隱漏者某依官吏給由公私過名隱漏不報以所隱某罪坐之律其罰贖舉過者亦如之。

一如自收留迷失若在逃子爲子者必須扳引上文不可徑云耳。引議之云某依收留在逃自爲子者律。某依收留迷失子自爲子者律。

一盜賣他人田宅條云係官者加二等何擬加之。引議之云某依盜賣官田如他人田二等一畝以下杖七十每五畝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是也設以他人田置于上而係官者列于下雖律文之順而引擬者不通也各條有稱係官者亦倣此。

之嘆難比南國騶虞。中牟馴雉矣。董太府三位復靜聽之。其音果悲哀慘切。乃言曰此吾輩所不能察也惟項先生究竟之。項推官因立而祝鳥曰。你叫若是好事。可在府尊三位前周飛。若有冤抑不好事。可在我身邊周飛三匝。其鳥振翼。遂向項推官身邊周飛三匝而去。又立于簷上叫好。董太府三位驚異之。皆拱讓項推官曰。此鳥果靈恠。必有冤抑之事。願項先生代之伸雪。吾輩誠不能也。項推官思之不得其故。乃走起身回衙。又祝鳥曰。你果有甚事。可在衙中聽審其鳥果隨飛入衙去。在庭樹

一如監臨官爲家人娶爲事人妻。官罪亦如之。引用亦准。引議之云。某依監臨官爲家人娶爲事人妻爲妻者。罪亦如娶人妻者律。

一如僧道假托童僕親屬爲名求娶。而僧道自占者。如托童僕。則依議之云。某依僧托假童僕爲名。而僧自占者。以姦義男妻。比依姦妻前夫之女者律。如托親屬。則引議之云。某因姦某服親之妻者律。

一婚姻各條。稱有媒人者。照本條擬之。如無者。引議之云。某依違律爲婚。媒人知情者。減犯人某人罪一等律。

一如人故放犬咬傷人者。減凡鬬傷一等。不言親屬。設有犯者。則合兩法皆盡。引議之云。某依故放犬令傷者。減侄毆叔加弟毆兄傷一等律。餘親倣此。

一如承差起解官物。而轉雇人。因而損失者。雖依損失之律斷罪。亦要兩法皆盡。引議之云。某承差起解官物。不親管送。而雇人代送。因而損失者。依解物人安置不如法。致有損失計所損失之物。坐贓論幾十貫律。餘物倣此。

中叫好。項推官反覆尋思。終不知其何由。又向鳥祝曰我命趙豹蘇蓋二公差。跟你前去。有甚冤情領他拿來。其鳥遂飛去。趙蘇二人跟之見後復立于寺簷回報曰那鳥照舊在寺簷上立。項推官曰。你速去再看他飛在那裏止。趙蘇二人復去却不見

一盜大祀未進未成祭訖并其餘官物各加盜罪一等。小註云。謂監守加監守。常人比常人必須要其始由也。引議之云某依盜大祀未進神御之物計贓重于本罪。加監守盜罪一等幾十貫律。即是也。設若徑擬監守常人之條。則律意不能盡述。

一如人或鬬毆。或捕人奪去人財者。不可照律順施。引議之云。某依本人與人鬬毆。因而奪去財者加竊取。計贓准竊盜論免刺。幾十貫罪二等律

子。聞其聲在寺棟中叫好。急討樓梯登寺棟高處。望見鳥在三寶殿左邊僧舍中立。少頃飛下僧舍外一矮屋去不復飛起。趙蘇二人下尋其矮屋。乃是東廝。並不見鳥踪影。二人回報曰。小人再去看。鳥在三寶殿左邊僧舍中立。少頃飛下東廝去不見

一如親屬盜財。若有雖律云自依殺傷之罪亦要兩法皆盡。引議之云。某各居親屬盜。則若有殺者。依謀殺某服尊長已殺者律。若同居卑幼殺尊長他人縱不知情。亦依強盜論。若他人殺尊長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尊長論。引議之云。某依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若有殺者。依謀殺期親尊長者律。某依他人縱不知情以強盜得財。不分首從者律。他人殺人。卑幼將引他人盜已家財物。他人若有殺人者。某依竊盜拒捕殺人者律。某依卑幼縱不知情。依某殺某

其踪項推官即打轎到寺中命左右于東廝中掘開纔及三尺取出一婦人綠衫黃裙傍有個四五歲的兒子頸上俱傷刀痕項問三寶殿左邊僧舍是誰所居住持荅曰是晴雲禪房即那晴雲到問曰你連殺子母二命埋于廝中有何緣故晴雲抵賴曰本寺外人往來甚多小僧全不知埋甚庇人在此連殺二命何曾是我將來夾起又不肯認乃拿晴雲左右房二僧來問亦互相掩飾不肯吐實項推官曰晴雲償一命已定不由他不豕只你二人更要一個償命喝令夾起二僧方指出晴雲曰前月

尊長者律

一如人合夥爲強盜得財出外數內一人不分贓難作已行而不得財論也當摘引議之云某依強盜共謀者行而不分贓者律是也設若議其已行而不得財者非然不得財者謂不曾劫得本家之財今既共盜劫財出外正是不曾分贓非不得財也法家不可不詳

一如尊長嚇取卑幼財物雖曰照服減罪亦須賠凡加等方云親屬減之引議云某依恐嚇取財計贓准竊盜論加一等免刺幾十貫係尊長犯卑幼依親屬相盜期親減凡五等律餘可類推

一如數人共謀爲強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爲強盜引議之云甲乙丙丁俱依共謀爲強盜臨時不行而行者却爲竊盜甲乙共謀者分贓甲造意者爲竊盜首律乙分贓餘人丙不分贓造意者俱爲竊盜從律丁不分贓餘人者律

一如數人共謀爲竊盜臨行不行而行者爲強盜引議之云甲乙丙丁戊已俱依共謀爲強盜臨時不行而甲乙丙行者爲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律丁不行之人造意分贓知情不

有寡婦馬氏抱一兒子來寺許愿因在各處遊玩晴雲頓起淫心哄入禪房要行強姦寡婦不從先殺其了又殺寡婦私埋東廝並不干我二人之事晴雲見二人証出眞情不能掩飾只得認曰我一人害了二命冤債當還矣項推官即放了二僧將晴雲打六十擬成梟首之罪申報上司當時項公辨雪此冤人皆傳異薰太府三人皆自以爲弗及以後凡疑獄皆推讓與問悉得眞情一府肅然寧靜廉明之功著矣

曹察院辨蜘蛛食卷

山東兗州府鉅野縣有民鄭鳴華家貲殷

知情。爲竊盜首。戊造意不分贓。乙餘人分贓。俱爲竊盜從律。

一如尊長爲人殺私和條。卑幼被殺而尊長私和者。各減一等。何以擬之。引議之云。某依卑幼被殺。而期親尊長私和。減卑幼私和罪一等律。杖七十徒一年半。

一二人相毆。後下手理直者。減一等。何以擬之。引議之云。某依鬬毆瞎人一目。後下手理直者。減二等律。

一毆本部六品以下首領官。何擬。引議之云。某依吏卒毆本部六品以下首領官。遞減長官二等。通減五品以上長官罪五等律。

一所統屬官毆長官瞎一目。何以擬之。引議之云。依所屬官毆長官。傷者減吏卒毆本部五品以上長官折傷二等。減罪輕者加凡瞎人一目罪一等。

一官司差人勾攝拒毆差人。何以擬之。引議之云。某依官司差人勾攝公事。毆所差人。傷重至內損吐血以上。加凡髡髮罪二等律。某依官司差人追徵錢糧。毆所差人者。加秋糧違限一年之

富止生一子名曰一桂美丰姿好歌吟屢有媒妁代他議親因鳴華棟擇太嚴未爲聘娶年至十八亦知風月其對門杜預參家有女名季蘭性淑有貌因預冬後妻芳氏欲主嫁與外侄芳必興預冬不肯亦延至十八歲未曾適人鄭一桂驀見其貌千方百計得與通情季蘭年長知事心亦喜歡後每夜潛開猪門引一桂入宿又經半載兩家父母頗知之季蘭後母茅氏在家攪鬧以後關防甚密然季蘭有心向一桂怎能防得一日茅氏往外家去季蘭在門外候一桂約之夜來其夜一桂復往季蘭

上不納人戶杖一百遷徙北流減半准徒二年罪二等律

一卑幼毆本宗及外姻尊屬折傷何擬引議之云某依卑幼毆本宗緦麻以上尊屬遞加凡鬬折人肢二等律

一侄過失傷叔減毆罪二等亦須先加一等后力減之大凡期親以下尊長與夫毆叔加弟毆兄一等同罪律某依妻毆夫之卑屬與夫毆同至折傷以上大功減凡折人一指三等律

一毆同居繼父折傷止可順取不可逆用引議之云某依毆繼父折傷以加凡鬬折人肋一等同居者又加一等律

一告狀不受理條有數事不可順言心須逆用引議之云某依告惡逆官司不即受理者律餘可類推

一來索條末擬云去官而多舊部內財減在官時二等必須引用前文引議之云依去官而於舊部內來索財減監臨官之索取部內財將贓准不枉法論無祿人幾十貫罪二等律

一風憲官吏犯贓何擬引議之云某依風憲官吏

曰我與你相通半載已懷三月孕矣你若遣人來議婚諒我父亦肯但繼母在家必然阻當今乘他往外公家去明日千萬着心此事成則姻緣可久不然吾爲你死矣縱有他人肯娶我妾既待君決不改節一桂欣然領諾一夜叙情綢繆雲雨到[illegible]更

財加其餘官受財枉法一等在祿人六十員律

一姦幼女十二歲以下雖和同強論引議之云某依姦幼女十二歲以下雖和同強姦者律絞

一如人及軍官姦所部居喪妻引論之云某依軍官姦所部妻某依居父喪犯姦者各加凡人姦罪一等軍官所姦之婦與居婦女所姦之人各以凡論

一聽囑官吏先擬其罪必須援引上文引議之云依囑託公事當該官吏事已施行者律餘倣此

一如官吏人等但名律有本文云受財計贓以枉

早季蘭仍送一桂從猪門鑽出適有屠戶蕭聲早起宰猪見之心忖曰必一桂與預冬之女有通故從他猪門而出蕭聲密從猪門挨入去果見季蘭在偏門邊倚立蕭聲向前逼之求歡季蘭曰你何人敢這等膽大蕭聲曰你養得一桂獨養不得我季

法從重論者必須貫引前文不可徑擬枉法條也引議之云某依管軍百戶縱放軍人出百里之外買賣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有祿人八十貫律絞

一如雇工人告家長得實減奴一等但奴自亦無罪可減必須與子孫項下減之引議之云某依雇工人告家長減奴告罪同子告父一等律

一如人先犯杖笞官問未結又犯徒流者依律問罪誥減之後云查得某人先爲某事該某衙門問擬減等杖笞若干未曾的決今又犯該前罪

蘭哄之曰。彼要娶我。故私來先議。若他不娶。則後日從你無妨。即抽身走入房去。鎖住門。蕭聲只得走出。心中熱躁自思曰。彼戀一桂後生。怎肯從我。不如明日殺了一桂。使他絕望。諒季蘭事。必得到手。次日一桂稟知于父。要娶季蘭。鄭鳴華曰。凡多媒來議豪家女。我不納他。今娶此不正之女。爲媳婦。非惟辱我門戶。且無奈人咲何。一桂見婦不允。一日憂悶無聊。至夜靜後。又往季蘭家去行到猪門邊。被蕭聲突出殺之。並無人見。須早鄭鳴華見子被殺。不勝痛傷。只疑是杜預冬所殺。遂赴縣告之。杜

依犯罪已發。又犯罪者。從重科斷。將先犯笞杖各的決。或納鈔。完日查照今擬發落。不可誤引一罪先發之條。

一如人先犯徒流。未曾完結。又犯杖笞者。亦擬后犯之罪。誥減之後云。查得云云。照前依犯罪已發。又犯罪。依律再科后犯之罪。更照今犯杖數。仍照原擬發落。以上二擬。若犯雜犯死罪者。俱除去笞杖徒流。止坐無罪也。餘可推。

一如人先犯徒三年未滿。又犯徒三年。亦擬后犯徒罪。誥減之後。查得云云。依已徒而又犯徒。總徒不得過四年。決訖後犯杖數。合貼徒一年。

一如人正月犯一事。二月犯一事。至三月止。正月一事先發。問以杖徒未結。或發配未滿。二月一事又發。重者亦擬罪。誥減之後查得云云。依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合貼杖若干。徒若干。其輕若等者。各勿論。若三月一事并發。則云二罪俱發。從一或從重科斷。此與前犯罪已發。又犯罪之律理不同。

一如強盜三次打劫。却隱下二次。止將一次出首。

須冬亦從縣分訴朱知縣拘來問鳴華曰亡兒一桂與伊女季蘭通姦是的季蘭囑我兒娶也身不肯允其夜遂被殺之此必亡兒復從他家故預冬殺之倘非彼殺更有誰也預冬曰女兒與一桂有無姦情我並不知縱求嫁不允有女豈無嫁處必要強他其神求嫁之也何親其終殺之也何仇他告我遣女婚他兒子成姦今又稱我女求嫁伊劫皆是砌虛之詞望老爺詳察朱知縣問季蘭曰有無姦情是否誰殺人惟你知之可從實說來季蘭曰先是一桂于報調戲四而成姦他先許娶我後我願

何擬引議之云某依自首不盡以不盡強盜得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律

招疑指南

一問得乃問官之啓語也一名某人乃犯人之供稱也招首先以官吏爲之無以共犯罪重者若婦人罪雖重不得與也年歲貫址之下如文職則云由進士舉人監生歲貢吏員知印承差除授某官年月日到任軍戎則云某都司衛所某官若犯杖以上必須論功云原籍某處人高曾祖父母人或已身從軍歷歷隨征某處得功歷陞某戎或故某人襲戎或老某人替戎某年月日到任軍政者邊戍掌印或官操邊捕巡鹽等項如吏則云以農民奉例納銀叅充某衙門某房利司典吏如僧道該還俗者法名下務要即出俗名云自幼捨入某寺院與某人爲徒奉例納銀給領禮部度牒一道剃髮爲僧簪冠爲道若有尊卑計犯律該照服加減罪者亦要例敘宗枝其入議之人亦按註開寫故議不定罪詰後論功定議及應議人數之說由此始也狀招下即入所事雖曰萬變無窮則用招首一人統說衆犯盡皆詳悉大抵所犯多係六贓之罪

嫁他。皆出于眞情。曾對天誓過。其通姦已將半載。向來殺死。不知是誰。妾實不知。朱知縣曰。你通姦半載。父母既知。是你父殺死無疑矣。將預冬夾起。不肯招認。又將季蘭上丁夾棍。季蘭心思一桂眞心愛我。他今已死。幸我懷孕三月。倘得生男。則一桂有後。若受刑傷胎。我生亦枉然。遂屈招曰。一桂是我殺死。朱知縣曰。是你情人。何故殺之。季蘭曰。恨他不娶我。故殺之。朱知縣曰。你在室未嫁。則情夫如同親夫。始焉以室女通姦。終焉以妻子殺夫。淫狠兩魚合應擬死。鄭鳴華杜預冬皆信謂眞。再過六

七殺之刑。蓋六贓何所謂也。如被人盜財。而道悔還。或被人毆傷。而毆者醫藥。或被人毀壞物器。各陪償之外。受人財者。是謂坐贓者。一也。如官吏人等。受爲事人財物。不曾違法者。是謂不枉法贓者。二也。若有逆理。枉斷枉爲者。是謂枉法贓者。三也。如匿形隱面。穿窬取者。是謂竊盜贓者。四也。如凡人偷官府及倉庫錢糧等物。是謂常人盜贓者。五也。但有戢役之人。或監管。或專主官府及倉庫錢糧等物。而自偷者。是謂監守贓者。六也。故總名曰六贓。乃正條也。尚有六律。稱以准各贓科算。理同一致。其強盜得財者。乃贓中之黨。不待以贓爲準。蓋七殺者。何所謂也。如見人有財。肆力刼掠殺人者。是謂刼殺者。一也。與人致讐。設心不善。積慮百端。掩某不設。用計而殺者。是謂謀殺者。二也。如事有懷恨。心無宿謀。彼無因鬬之機。我有臨時之怒。徑情而殺者。是謂故殺者。三也。如兩訟相趨。彼此交毆而打死者。毋分金劒他物。是謂鬬殺者。四也。如立約相打。或水火兵劒相戲。兩和相害而致死者。是謂戲殺者。五也。如本害於甲。錯中於乙。邂逅而致死者。是謂誤殺者。六也。如因公馳驟。式共舉

節月生下一男鳴華因無子此乃是他親孫領出養之保護甚至過了半年察院曹立規出巡到府夜閱杜李蘭事一宗文卷忽然一大蜘蛛從梁上墮下食了卷中幾字復漸上去曹院心中疑異次日即審這起事李蘭曰妾與鄭一桂私通情真意密

重物或行船使風力不能支或耳目不及思慮不到而致死者是遍失殺者七也故總名七殺乃正條也尚有六律稱以准各殺者義亦不殊也其無以准自依本條科斷凌剮處死乃法外之刑不待以殺為名也但六賊七殺乃律之樞要貫統以准諸條與凡天下之事舉在其中矣須要開寫各人何年月日所犯先後為序招詭衆犯詞理必直只如行路然出門先往某處又某處幹某事直至某處止年曰閏月曰內順行毋逆若遇人犯姓名雖初叙到官者稱在官犯罪時在事發時死者稱先

意心殺去只為懷胎三月恐受刑傷胎故屈招認其實一桂非妾所殺亦不干妾父之事必外人殺之使妾枉屈償命曹察院曰你更與他人有情否李蘭曰只是一桂更無他人曹院曰一桂更有外交否鄭鳴華曰並無別交曹院心疑蜘蛛食卷之事

存今故死在先有事干犯者稱已故已獲到官逃走者稱在逃監禁死者稱監故不在稱未到若有罪已到官稱犯人未到官稱罪人已成招禁者稱獄囚未成招禁者稱罪囚連坐父母者稱家口連坐妻子者稱家小聽提者稱前案或別卷眞犯死罪者皆分已未決雜犯死罪徒以下納贖者稱問結發配與充軍為民者稱問發杖決者稱省發供明者稱省令俱置姓名之上後莫重用所以便查議也不合字樣此係招服須犯律例者隨人串事用置姓名之下若人死或先案問過或別卷有行

意必有姓朱者殺之。不然亦原日朱知縣問枉也。乃曰。你門首上下幾家更有甚人。可盡報名來。鳴華報上數十名。並無姓朱者。只內一人名蕭聲。曹院心猜蜘蛛亦名蛸蛛。莫非此人也。再問曰。蕭聲作何生理。對曰。宰猪。曹院心喜曰。猪與蛛音相同。是此人必矣。乃令鳴華同公差去拿蕭聲來作干証。公差到蕭聲家曰。鄭一桂那起人命事。按院拿拘你作証。蕭聲忽然迷茫曰。罷了罷了。當初是我錯殺你。今日該還你命。公差喝曰。只要你作干証。蕭聲乃驚悟曰。我分明見一桂問我索命。何故你是公

人犯招眼。皆不必用爲無議。非故耳如有犯者。先不合。次又不合。亦不合。亦就不合。却不合。却就不合。各又不合。仍又不合。各不合。各亦不合。若犯有例者。則云某不合。故違充軍爲民。枷號等事例。摘引在內。以備誥不發落。使相顧應。遇有贓物。各色罪犯各別者。以所科之贓。若異多者。或此少者。就隨入招內。計鈔若干。不必外結矣。若止一二事者。照常計結。招尾云。外結得每銀錢物若干。值鈔若干。若招首無贓。仍要另言結得某人等。每銀鈔若干。不可混云耳。遇有戢官姓名。只稱某戢銜。不須空名。罪人避諱。既不敢稱。轉達又恐失填。亦繁瑣也。亦忌行移字樣。既係罪人陳說言語。亦當簡直。明白俗狀。勿逞文詞。如依蒙。近蒙。承奉。依奉。等字。皆不可用。大略如是。臨事或異。亦須變通。若是照提。或駁問辨問人犯。稱述前案。與別卷招情。只宜撮其緊要。不可全錄也。如遇原案稱未到脫逃者。今既到官。當變稱者變之。若原先招眼稱不合。已經問訖。今不用稱者去之。其間有該償命身屍。必須委官檢驗定傷。不該償命者。止是相視而已。說至見問衙門。則云致蒙提弔一干人卷到官。連日

差。此是他冤魂來了。我同你去認便是。鄭鳴華方知男是蕭聲所殺。即同公差所解到院。蕭聲一槩承認。曰我因早起宰猪見季蘭送一桂出門。我便去姦季蘭。他說要嫁與一桂。不肯從我。次夜因將一桂殺之。要圖季蘭到手。詎料今日露出。情愿抵償

再三研審。各情明的。不致隱諱。取問實招罪犯外。結得每銀一兩。值鈔八十貫。招結是實。

一具冬人年甲貫址。有罪者招與某人招同。無罪者稱供與某人招同。

一議得。議當作擬。擬似也。欲似諸律。故問刑者。未敢自以爲是。稱議者謙詞。

一某人等所犯姓名雖多。招首者。一人爲議頭。以提某綱而項下笞杖徒流死。務必由重至輕。五刑之次序也。則用律條。雖曰有限。必須體認得眞。按名例律。有犯二罪以上者。從重論罪。是謂除輕不坐也。各等

他命。曹院將蕭聲打五十。問成抵死收監。其餘皆省發。當時季蘭稟曰。妾蒙老爺神見。死中得生。犬馬之報。願在來世。但妾雖身許鄭郎。柰未過門。今生子已在他家。妾願入鄭氏之門。終身守制。侍奉翁姑。誓不改嫁。以贖前私奔之醜。鄭鳴華曰。日前亡

者從一科斷。是謂去彼存此也。數事共條。只引所犯罪者聽。是謂摘引應坐也。如云某人除某律輕罪。或某律若等罪名不坐外。令依非因事受財。坐贓致罪。各主通筭折半科罪。幾十貫律。某某俱依竊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以一主爲重。併贓論罪。幾十貫律。又云某依官受財不枉法。各主者折半科罪。有祿人鈔貫同上。無祿人減等科罪。又云某某俱依常人盜倉糧等物。不分首從。併贓論罪。幾十貫律。又云某依吏受財枉法。各主者通筭全科。有祿人鈔貫同上。無祿人減一等。至一百二十貫。亦擬絞罪。又云某

兒已欲娶他小的嫌係私通非貞淑之女故不允從今見有拒蕭聲之節又有守制之忠情願收留撫養孫子以承祭祀曹院郎判季蘭歸鄭門侍奉翁姑後季蘭守寡孤子鄭思椿年十九歲登進士第官至兩淮運使封母杜氏爲太恭人夫鄭鳴華以擇媳過嚴致子以無滿見殺杜預冬以後妻掣肘致女以私通招非皆可爲人父母之戒杜季蘭始雖卑卑苟合終能貞貞明節晚受褒封可謂知過能解者矣使當時夫節蕭聲抑訟後改嫁不過爲淫奔賤人耳雖有貴子安能享甘榮寵若鄭一桂淫

其俱依監守自盜庫錢等物不分首從併贓論罪幾十貫律至滿貫該絞斬者俱雜犯無律准徒五年六律之內猶有恐嚇求索等項稱以准各贓者科罪倣此其如七殺者某某俱依謀殺人因而得財同強盜已行但得財不分首從律皆斬俱決不待時又云某小某某俱依謀殺人某造意者律斬某從而加功者律絞某不加功者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云某依故殺者斬又云某依鬬毆殺人者絞又云某某某某俱依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以至命傷爲重某下手者律絞其原謀者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其餘人者律杖一百又云某依因戲而誤殺人以鬬殺論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絞又云某依因鬬而誤殺傍人以鬬殺論不問手足他物金刃律絞又曰某依因謀殺或故殺人而誤殺傷人者以故殺律斬又云某依過失殺人者准鬬殺人論律絞依律收贖自謀故以下該斬絞俱秋後處決其餘凡人親屬有犯六律稱以准與鬬毆傷論者亦倣此如五七人共招律雖各別而罪相等者併擬之如賦貢相同者亦併言之議間有遷徙之律乃折中之法五刑之餘緒或加以出入人罪增輕

八寶女致取殺身之禍理亦宜也

張縣尹計赫兇僧

湖廣鄖陽府孝感縣有秀才許欽忠年方十八眉清目秀丰神秀雅對門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名淑玉年十七歲鉢指二夫無不通曉美滿丰姿貌比西施之麗輕盈體態色如春月之花女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時見許生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之意時日積久亦通言咲生以言挑之女即首肯其夜許生以樓梯上去與女携手蘭房情交意美雞鳴生欲下樓約次夜又來女曰倚梯在樓恐夜有人過看見不便

作重或減作輕者徒流兩刑雖折杖國法不侔侔者律之難事初學之士誠未易曉因取決語以賦之於前篇或有未盡如充軍總徒等項者留置太誥下有無力之後發落似前云耳引　太誥乃太祖高皇帝御製昭示天下凡七十四條開載率皆問過罪人事跡蓋欲後人懼法向善意也按章未云一切軍民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秉法者至今不廢故必稱有減等亦由重至輕其中有死刑者不可繫言減等既後將犯罪自首容隱免科老小篤

等項之人置於此也再叙各犯名色其係官吏軍戒生員監生承差知印陰陽樂舞天文生或舍人舍餘軍人軍餘民匠竈戶婦人姦婦僧道士樂戶府役勇士力士之類以便發落各照例審先有力次稍有力再次無力如官吏等項該還戒役者與命婦強竊搶奪掏摸犯姦立功軍戒口外爲民者不必混衆稱有無力若官吏已經罷戒役者亦得隨衆審也其有力者在京稱運炭在外稱納米婦人納鈔各贖罪軍戒犯雜犯該立功者發邊方立功五年滿日還戒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充軍

我已修員木在樓枋將白布一疋半掛員木半垂樓下汝須夜只手緊攬白布我在上弔扯上來豈不甚便許生喜悅不勝如此往來半載鄰舍頗覺只蕭屠尸不知有一夜許生為朋友請飲酒夜深未來一和尚明修夜開叫夜見樓垂白布到地彼意

者免其徒杖在京送兵部定發在外招申知會口外為民者亦免杖徒解送戶部編發其無力該徒者在京不拘軍民人等免杖俱送工部做工在外決訖所犯杖數民發驛遞擺站軍發墩臺哨瞭竈調場煎鹽另項結課工匠樂戶各從本色發落與併罪總徒以充後數者各照發落笞杖的決婦人犯姦去衣受刑內使有犯招行司禮監徑自發落文武官例奉降調者起送吏兵二部施行其間有緣坐入官陪償贓物餘罪收贖之數罷革戢役從天嫁賣願罷離異給親完聚刺字等項者各盡本

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付木魚寂然過去手攬白布只見樓上有人弔扯上去此僧心下明白諒必是養漢婆娘垂此接姦夫者任他弔上去果見一女子僧心中大喜曰小僧與娘子有緣今日可捨我宿一宵福田似海恩德如天九泉不忘矣淑

法以彰追斷遺意而數目又歸照出去發落字樣如家人共犯免科以至餘律稱免罪勿論無罪稱供明充軍者稱發遣徒罪者稱發配文官并吏犯罪稱復戢役軍戢稱還戢知印承差充吏或犯姦犯贓及私罪杖以上與一應行止有虧者并軍戢姦盜者但稱罷戢革役為民若監生生員不革衣巾者稱肄業僧道犯公罪稱為僧為道焚修但經與斷稱還俗凡該刺字名稱充警該離異者稱歸宗其庶民稱寧家軍著伍在官當差匠者稱著役若卑幼與尊長共犯及婦人與屯軍軍丁之類稱

玉見是和尚。心中慚悔無邊曰。我是鸞凰好配。怎肯失身與你禿子。我寧將簪一根捨你。你快下樓去。僧曰。是你弔我來。今夜來得去不得。即強去摟抱來歡。女怒甚。高聲叫曰。有賊。那時父母睡熟不聞。僧恐人覺。拔刀將女子殺死。取其簪珥戒指下

隨住。有該參者參照云云。緣某係入議人數。某係卯附律條。某係軍戢論功定議。某係在外五品以上文戢。某係某官。某係命婦。某係重刑。合請旨。若係在外者。則稱未敢擅便。以候上裁。請旨重刑。轉詳待報。會審處決。

一照出。如火之照物。蓋前項招擬之內。各犯紙米鈔貫。并還官入官。給主等項贓物之類。不容遺漏。誠所謂總結上文之意耳。某某名下。某贓物紙劄在京。多不照。在外先查免追。後稱應追人犯官民告紙。各一分。折價不一。因革隨時。繼而各犯納米贖

樓去。次日早飯後。女子未起。母去看見已殺死在樓。正不知何人所謀。鄰舍有不平。許生事者。與蕭輔漢言曰。你女平素與許獻忠來往。有半年餘。昨夜獻忠在友家飲酒。必乘醉誤殺。是他無疑。蕭輔漢即赴縣告之。此時縣主張淳清似澄潭。明如皎月

鈔之類。各要于官私等物。各若干。須先舉照下。然後總稱俱令追完。則又分某物入官還官。某物發倉備用。某物發庫听用。俱稱作正支鎖。某物給還某人。庶使言順。重入官還官給主。按名例律。彼此俱罪之贓。及犯應禁之物。則入官。若取與不和用強生事。逼取求索之類。則給主。又云。若以贓入罪。正贓見在還官。主已費用者。若犯人身死。勿徵。餘皆徵之。又如官物有干者。亦還官。私物應得者。當還主。若違法者。亦入官。若弟來卷冊。則云發某衙門備照。餘可類推。實收領狀收管。如上文還官

精勤任事。剖斷如流。凡訟皆有機神妙斷。入號曰張一包。言告狀者。只消帶一包飯。食訖即訟完可歸矣。當日准了此狀。即差人拘原被告干証人等各到張公最喜先問干証左鄰蕭若右鄰吳範俱稱蕭淑玉在近路樓上宿與許獻忠有姦已半載餘

入官之贓。米穀取倉收。錢帛銀兩等物。取庫收。該兩處者則總言取倉庫實收。給主取領狀充軍爲民。充徒發遣者。取收管通云繳照。未到人犯查無罪者。稱供狀人。與誣告贓物俱稱並免追提。若有罪者。與應參奏官員之類。則稱合問某人。俱另行提問。所謂照提。

律頤斷法

一如妻生一子。妾生一子。通房生一子。姦生一子。四子何以分家財乎。

答曰。無嫡庶。惟有襲職。從嫡庶次序而襲姦生者。

見職過父母不知。此有姦是的。特非強姦也。其殺死緣由。夜深之事。衆人何得而知。許獻忠曰。通姦之情。瞞不過衆人。我亦甘心肯認。若以此擬罪。我亦無辭。但殺死事實非是我。他與我情如魚水。何忍殺之。背地偷情。只是相親相愛。常恐人知。更有甚

既不預。亦不許承祀也。若分家財。以三股半均之。

一得遺棄小兒。從姓撫養。長成後。親父母老孤。知告認歸養贍。給付何人。

答曰。遺者移也。棄者撇也。遺棄者。不顧生死。以絕其恩也。今他人撫養成人。却乃告認。則不與之。仍聽冒認良人爲子之罪。斷給所養父母。

一翁姦男婦。有孕生子。其子名分不正。斷歸何處。

答曰。稱呼不當。亦非正理。所生難列宗譜。安插外方隨住。

一盜馬牛而殺者。止言杖徒。不言刺字。斷刺否

忤逆之事。而操刀殺戮。蕭輔漢曰。他認輕罪而辭重罪。情可灼見。樓房只有他到。非他殺之而誰。縱非強姦致死。就是絕他勿來。因不忿殺之。且後生輕狂性子。豈顧女子與他有情。世間與表子先相好後相怨者何限。非嚴法究問。彼安肯招。張公看獻

答曰。前節盜馬。以竊盜論。後節盜而又殺。盡法刺之。亦可知矣。故律貴減不重繁。

一盜軍器者。以凡盜論。何斷。盜應禁軍器與私有罪同。亦不其刺字。何斷。

答曰。前節盜軍器以凡盜論。謂監守盜者。同監守。常人盜者。問常人。領出私家。被人盜者。問竊盜。故曰。凡盜其盜應禁軍器。雖照依私有。亦當仍盡本法。與上文均刺盜官物三字。

一如人訪知人家俱各出外。無人在家看守。乘機盜取財物。作無人看守物斷否。

忠貌美性和。此人非似兇暴之輩。因問曰。汝與淑玉往來時。曾有甚人樓下過。曰往日無人。只本月有叫街和尚。常夜間敲木魚經過。張公忖曰。此是你殺死他的。今問你死罪。甘心否。獻忠後生輩。驚慌答曰。甘心。遂發打二十。畫招訖。收監去。張公密召

答曰。如其物原不曾設有人看守者。以無人看守器物論。今止偶因一時無人而竊之者。仍依竊盜刺字。

一強盜得財殺傷人。或竊盜臨時有拒捕殺傷人。或姦者。俱准自首斷否。

答曰。損傷於人。不准首者。謂不准其殺傷。并強姦之罪。今既自首得免。所因強竊。仍依凡殺傷人及強姦論。

一如白晝搶奪人財。計贓重于本罪。加竊盜罪二等何斷加之。

公差王忠李義問曰近日叫街和尚在何處居止王忠曰在玩月橋觀音菴前歇張公分付你二人可密密去如此如此訪出賞你其夜僧明修復敲木魚叫街約三更時候將歸橋宿只聽得橋下三鬼聲一叫上一叫下一低聲啼哭甚悽切驚人僧在

答曰設以徒三年上加者非也謂將原搶之贓以竊盜贓計該杖一百流二千里者再加二等即三千里

一如妻因夫逃亡三年之外不告官司而改嫁夫回告奪給何人

答曰三年之外既不在律又不在眼止問不應之罪給付後夫前夫不得與

一如妻因夫逃亡三年之內不告官司而擅改嫁者夫回告奪斷付何人

答曰三年之內嫁者則在所禁限之內與之夫喪未

橋打坐念彌陀後一鬼似婦人聲且笑且叫曰明修明修我陽數未終你無故殺我又搶我簪珥我告過閻王命二鬼使伴我來取命你反央彌陀來講和今宜討財帛與我并打發鬼使方與私休不然再奏天曹定來取命縱諸佛難保你矣明修乃手

滿而身自嫁者不殊相應依律問罪斷給前夫還財禮

一如妻妾子孫奴婢雇工人間告父祖夫主十件違法九件重者是實一件輕者是虛何斷

答曰律內明言但誣者絞亦該擬之

一律云故殺人者斬設兩人同行故殺一人作何擬斷

答曰故殺原無首從之文考名律云本條不言皆者依首從法還以先下手一人為首擬斬一人擬為從減等

執彌陀珠合掌答曰我孤僧慾心似火要姦你不從又恐人知捉我故一時誤殺你今暫用戒指尚在明日將買財帛併念經卷超度你千萬勿奏天曹女鬼又哭三鬼使又叫一番更悽慘僧又念經再許明日超度忽然二公差出荊鐵鎖鎖住僧方驚是鬼王忠乃曰張爺命我捉你我非鬼也嚇得僧如塊泥只說看佛面求赦忠曰真好謀人佛強姦佛也髮鎖將去李義收取禪牀蒲團等物同行原來張公早命二公差雇一娼婦在橋下作鬼聲嚇出此情次日鎖明修并帶娼婦人見一一叙橋下做

一律云毆大功小功至死者絞查得堂弟妹大功堂侄侄孫小功律又云毆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知前大功小功何等親

答曰大功卑幼正有堂弟妹小功堂侄侄孫之外有再從弟弟之妻夫之弟妹侄之婦至死者絞承毆傷者減等而言故大功亦言在內再從弟弟之妻夫之弟妹侄之婦應合小功至死不減之律其同堂弟妹與堂侄及侄孫提出另說因其服雖輕而親猶重毆死減等以其無必殺之意是故故殺則不減

一如侄毆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至折傷者加重兄杖一百流三千里一等斷加至絞否

答曰名例律云本條無加入死者不得加入於死止擬罪止上一百流三千里

一如人止受杖法銀壹兩五錢其人添告作得銀十兩何斷

答曰不可以誣輕為重論之律內明云誣告雖多律該罪止不反坐今本犯所招之贓已該滿貫則無罪可反坐矣止問不應為是

一如應捕人及無干人不因公務擅殺死罪因何斷

鬼嚇出明冬要強姦不從因致殺死情由張公命取庫銀賞娼婦并二差訖又搜出明冬破袖襖內簪珥戒指輔漢認過的是伊女插帶之物明冬無辭抵飾一款供招認承死罪張公乃問獻忠曰殺死淑玉是此賊禿該償命矣你俸秀才姦人室女亦

答曰應死擅殺必須爲公方可引也今既不因公務爲私而殺雖係應死罪囚合照常人謀故問之

一將妻作妾父母告發其女婿　得容隱免罪否

答曰將妻作妾已有義絕之狀依律擬之不在容隱之限也

一如告十人九人是實一人是虛何斷

答曰不可作重事告雖及數事罪等律內明云告二人以上一人不實罪雖輕猶以誣告論之可也

一罵妻之父母律內無文何斷

答曰律既無文可引罵總尊屬律杖六十可也

該去前程但有一件你未娶淑玉未嫁雖則私下偷情亦是結髮夫婦一般況此女爲誰垂布悞引此僧又守節致死亦無玷名節何愧于汝婦今汝若願再娶須去前程若欲留前程更將淑玉爲你正妻你收埋供養不許再娶此二路何從獻忠曰我

一妻罵夫亦無文何斷

答曰夫乃五倫之首是婦之天焉得穢而罵之者律既無文當問不應從重亦須夫聞告乃坐

一甥毆舅妻律無文何斷

答曰舅妻然雖無服名分實尊若毆非折傷以上止問不應至折傷以上重者比引同姓親屬五服已盡而尊卑名分猶存加等

一如監臨官私借部內原用銀一兩置買車一輛每月銀該一錢計一年該價賃銀一兩二錢何以斷之

知淑玉素性貞良只爲我牽引故有私情我亦外無別交昔相通時曾囑我娶他我亦許他發科時定要完娶不意遇此賊僧彼又死節明白我心爲他且悲且幸豈忍再娶況繫獄不遇父母神明雪我冤枉我亦定死獄中求生且不得何暇及娶乎今日只願收埋淑玉認爲正妻以不負他死節之意于願足矣決不啻再娶也其前程當否惟憑天臺所賜本意亦不敢期必張公喜曰汝心合乎天理我當爲汝力保前程矣即作文書申詳學道學道批允後萬曆己卯科獻忠中鄉式歸謝張公曰不有

答曰名例律內云計雇賃錢雖多不得過其本價上依原價一兩罪之

一如人家女子與人通姦有孕後父母知覺告官招出姦夫何斷

答曰律內明言若非姦所捕獲及指姦者勿論其姦婦有孕罪坐本婦則姦夫無罪亦可知矣今既招出止問不應不可以姦斷

一詐欺官私條內期親以下自相詐欺者亦依親屬相盜料外尊卑否

答曰此期親以下謂尊長卑幼俱得減等此與恐嚇事不相侔

一如塚先穿陷及未殯埋而盜屍柩以何罪斷之

答曰在床者屍在棺者柩屍柩者謂連屍盜出未曾開棺者即坐此罪

一發塚條前節殘毀他人死屍杖一百流二千里後節殘地界內死人止杖六十徒一年何以問斷

答曰先一節死屍乃是人殘毀者故坐罪重也後節死人乃里長地鄰不由報官司以致被人或鼠犬殘毀坐不申報之罪非殘毀之人也設有毀者亦依前斷

老師獻忠作囹圄之鬼豈有今日張公曰今日娶否許曰死不敢矣張公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許曰吾今全義不能全孝矣張公曰賢友今日成名則蕭夫人在天之靈必喜悅無窮就使若在亦必令賢友置妾今但以蕭夫人爲正再娶第二房令閫

一如四人共謀殺一人內一人造意者一人係加功者一人係不加功者至期一人不去斷以何罪

答曰謀殺人條末云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此意直自謀殺并傷而不死及謀而已行未曾傷人三款貫通之言各減不加功罪一等斷也

一造魘魅符言呪咀欲殺人者以謀殺論因而致死各以本殺法何以斷之

答曰本法謂尊長呪殺卑幼則依謀殺卑幼條卑幼呪殺尊長則依謀尊長條常人呪殺常人則依謀殺常人條故云各依本殺法

何妨許堅執不肯張公乃令其同年舉人田在懋爲媒強其再娶霍氏女爲側室獻忠乃以納妾禮成親其同年錄只塡蕭氏不以霍氏參入可謂婦節夫義兩盡其道而張公雪寃之德繼嗣之恩山高海深矣

舒推官斷風吹

休字

一妻妾不因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毆罵因而自盡身死斷以勿論

答曰妻妾不因毆罵翁姑而夫自毆致盡焉得無罪設有犯者傷輕問不應傷重問夫毆妻條

一故殺子孫啚賴人者何斷

答曰啚賴謂將打死身屍擡去伊家指其打死不曾告官者是也若已興詞照依所告輕重斷之

教唆詞訟條云爲人增減情狀與犯人同罪下文又言受雇誣告人者與自誣告同何不亦言與犯人同又言此變異之文何也

北京大名府資福寺有一僧海曇往鄉下取苗租其佃人潘存正與海曇角口曇發性將存正痛打嘔血而死存正之兄存中赴方代巡處陳告方代巡批曰仰該府刑廳詳問解報海曇亦赴大巡處訴狀訖代巡批該府刑廳併問解報時舒澗爲大名府推官蒙代巡初批此狀來問甚是虔心恩審出眞情以求知于代巡見他有能入犯拘察日即發牌去檢驗時原告潘存中被告僧海曇于証周于胖年胡卿等都到屍場候審及命仵作等撞開棺木取屍檢驗只是一空棺並無屍身潘存中曰小的

答曰與犯人同罪至死者則減一等與自誣告同至死者則不減矣故詞有峻教之分而律有輕重之別

一卑幼過失殺大功以下尊長妻妾過失殺夫律無文何以斷之

答曰卑幼過失殺傷大功以下尊長妻妾過失殺傷於夫律既無文合當比附若卑幼犯者查比毆大功尊長條妻妾犯者比期親尊長條各減本殺罪二等上請

一如卑幼被殺而尊長私和又各減一等何以斷之

答曰謂期親尊長彼殺而卑幼私和杖八十徒二年今卑幼被殺而尊長私和則杖七十徒一年乃報服減等是曰遞減餘可類推

一假以乞養過房爲名買良家子女轉賣罪亦如之以斷之

答曰如賣爲奴婢則如杖一百流三千里賣爲妻妾子孫則如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傷人則如絞殺人則如斬故云罪亦如之各律稱罪亦如之者俱倣此

一失出入罪與故出入人罪贖相同

弟郎存正被僧海曇打死是的遍體傷重他恐檢出眞情難逃償命故生計偷屍以作疑獄思連累衆人緩彼死罪望老爺嚴刑研究下落庶死冤得雪僧海曇執曰潘存正因病身故存申欺心懸空告貧僧打死今恐檢出無傷故自行偷屍以掩啚賴

答曰失出人罪係失於詳察眞情意不出故相應依律收贖故入人罪係明知有罪而出無罪而入不在贖鈔之限在外則納米在京運炭贖罪

一恩養已久聘有室家義男姦家長妻作乞養子斷否

答曰毆則照依乞養姦則問以雇工何也謂律無子姦母條

一兩人各持刀鎗厮打各不用刃鎗止將柄毆傷何斷

答曰鬬毆律云即兵不用劍亦是他物不可斷以侵

之罪不然棺柩近伊門首必有人守護況資福寺到此有五里程途偷屍豈無人見伏乞老爺洞察便見存中啚賴之情舒公乃問于証曰此事原由如何好從頭道來周才等曰那日存正與海曇在家厮打存中來相助小的在外只聞鬧聲及去勸解

傷人者

一所屬于戶毆本衛指揮使瞎一目何斷

答曰減吏率毆罪二等則杖一百徒三年減與常人同故律云減罪輕者凡加鬬傷罪一等則杖一百流二千里

一指揮與軍士賭博被軍士打傷何罪

答曰雖例云若與軍民飲酒賭博自取其辱不在此例免其充軍枷號其毆本管官之罪則當議之

一詐傳府推官官語分付公事其有所求爲斷以何罪

海曇已走出門外。後過三日。存正身死是的。其偷屍乃暮夜行事。不知是誰。舒公曰。既有打必有傷。海曇身敵二人。又能脫身。走出。必是能拳。故打着存正致命。此屍是海曇偷矣。遂命夾起來。敲上一百。不肯認。後乃解夾棍。海曇執曰。那日只與存中爭鬧。並不曾交手。焉能傷其弟。若果有傷。須日何不早告保辜。今貪曾正願得屍一檢。驗正彼誣告。豈料彼又生此奸謀。中他毒手乎。若得此屍一檢。倘有傷。小僧即死也無怨。舒公將存中亦夾。亦不肯認。又執四傍居民來問。皆稱不知誰人偷屍。舒公不

答曰。推官係七品律內明以衙門爲拘。非品論也。只以四品衙門之官。言語問罪。餘下類推。

一尊長使令卑幼。離僞印斷以何人爲首。

答曰。此與謀殺人造意不同。何也。謂其當官覆造。故以雕者爲首。主使只係知情行用。亦不可以從論。

一如人出休妻。因見人娶。強奪回家姦占。何斷。

答曰。休出之妻。非不和諧。即有嫌也。今見改嫁。奪回姦占。若未娶妻者。止問不應。仍令完娶。已娶妻者。問擬強律。給付後夫。

一經歷毆罵推官。通判毆罵同知。典史毆罵主簿。主簿毆罵縣丞。俱當何斷。

答曰。所重者長官也。其餘律既無文。相應各從凡論。

一如受錢枉法。止該杖八十。過錢人該斷何罪。

答曰。過錢人無祿則減受錢人罪二等。杖六十。遷徙比流減半。准徒二年。是謂受錢者輕。過錢者重。何也。惡其引送之姦也。餘可推。

一部民謀殺六品以下長官吏。謀殺五品以上佐貳并六品以下長官。何罪。

答曰。律既無文。相應各從凡論。

一僞造寶鈔。條既稱財產並入官。下文又稱仍給犯

得此事明白納悶而歸從貲福寺經過天已近晚遂入寺暫宿待次日方回在法堂上坐定時寺僧已整備筵席到矣忽空中飄一張狀紙來中間只有一休字舒公原已不樂驟見此事心中轉加疑惟乃起祝伽藍曰本職奉代巡明文爲檢驗存正之

人財產何以斷給

答曰謂如五七人共僞造鈔數內一人告發通獲到官將其餘之人財產並入官其被告之人財產給告人充賞故曰仍給犯人財產也

一放火故燒人房計所減價儘犯人財產折挫陪償還官給主減價折剉何斷

答曰謂如故燒官民房堂共值千兩今燒之後尚值三百兩餘七百兩是曰減價又將犯人家產盡估不敷給價不可先儘於官亦要官民房搭均償官主是曰折剉否則於律不合

屍而來今不見此屍事不得明白因天晚在此寺假宿忽空中吹一休字而下使我念加疑悶今敬禱神明祈求靈筶決其休咎倘他訟當休息得聖筶或我官當休罷得陽筶抑或死者陰魂不肯休得陰筶執兩筶擲下果得陰筶舒公自思曰原來是

一夫逃亡三年之外身自嫁人無媒聘者何斷

答曰嫁娶行聘乃周公上古之禮若王維陽種玉之緣如無媒聘苟合成婚論以刁姦之罪離異歸家

一已離異之妻私復通姦者何斷

答曰既犯又絕斷離歸宗私復通姦以凡刁和論

一弟妹謀殺兄之妻以尊長論否妻謀殺夫之弟妹以尊卑論否

答曰相毆各有加減至死者各依凡論

一妻妾與人通姦除親夫之外其餘親屬姦所殺死姦夫姦婦何斷

陰魂不肯休。然尋不得屍。難坐此僧償命。此夜着意思量。睡亦不寧。須早起來散步閒遊。以舒情懷。雖閒遊心裏只想個休字。此寺藏經閣最高。行到此閣上。見四圍景致。果然幽雅。觀望間。見二門外二樹蒼老。[illegible]以指寫字于掌曰。休字明

答曰。但同居及有服親。并應捕人等。俱許捉姦其殺之類。律不載焉。設有犯者。仍依鬬殺傷論之。參酌上　請減等。以正風化。

一如人不欲自殺。而逼令自殺者何斷。

答曰。威逼者。止是用言制縛。使其畏不敢當。因而自盡。初無害殺之意。故坐杖一百之罪。今本人緣無自盡之情。而用強逼殺。即係故殺者。

一如人先犯笞杖未結。又犯徒流者。何斷。又如先犯徒流。不問已未完結。又犯笞杖何斷。

答曰。此二者。係已罪已發。而又犯者。與預犯數死先

是人字傍放一木字。敢莫人在木傍乎。遂下閣。步至二門外。兩大樹下去觀看。見右傍樹下有一塊土痕。尚新。命手下人掘開。掘至三尺。果見一屍。取將出來。拘存中認之。存中泣曰。此正吾弟屍也。不料此賊僧偷埋在此。非是老爺神明。安能察出此情。

發一[illegible]餘罪。後發不同也。前先犯笞杖後犯徒流者。決訖先犯杖笞。仍擬後犯重刑。如先犯徒流後犯笞杖者。亦決其後犯之罪。查照先罪發落。此與一罪先發。并二罪俱發之律不同。

一如雜犯死罪。告作眞犯死罪。後罪告作斬罪。斬罪告作凌遲。俱作何斷。

答曰。今之雜犯。即古之眞犯。後因法重情輕。遂改爲徒。即死刑也。絞告斬。斬告凌遲。皆死也。三者俱無剩罪。可反坐矣。設有犯者。止問不應。從重若徒流以下。告作絞斬凌遲未決者。均稱誣告。人死罪也。

即將檢驗。果有致命傷痕。僧海曇知事情露出。百口難辨。乃供招認死。立成文案。申報方代巡。即依擬。將僧海曇秋後斬訖。此雖潘存正之冤魂不散。故陰取償命。抑亦舒公之靈明。用心察獄。乃能猜出休字。以昭雪其情。不然此卷凡何而不爲疑獄哉。

已決者反坐以死謂絞坐絞。斬坐斬。而凌遲坐凌遲。

一如人有違法事。被容隱親屬首告用財獻減者。何斷。

答曰。前犯既違法。既經容隱。親告免。止問有事以財行求

一如強窩人財。或受人贓十兩。花費五兩。連見存數目首出。何斷。

答曰。盜情贓數。既已盡首。餘無不實不盡。止問以不應。

是以慎獄者。固當留心于用察也。

公案終

一平幼非尊長墳塚平治作地。得財賣人。訪出告官。何斷。

答曰。棄屍賣墳地者。如將屍焚燒。或丟棄水中之類。方可坐以斬罪。今止平治賣錢。不曾發掘毀棄。止問誆騙人財。

一官司決人。不如法。因而致死。官杖一百。均徵埋葬。行杖人減一等。同以斷徵

答曰。均徵者。乃同者文案之官吏。非與行杖之人均也。

一立嫡子律內云。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

斷決何人

答曰此言過繼之人所養父母無子。前括去者的決

其子。非父母也